

參賽類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台語散文組
作品名稱	香水檸檬
<p>今年薰風不勁，稍顯低沉，空氣肅然，世界的旋律恍如離了譜。自線上連根拔起後的一瞬，視線全渾沌，眾生宛如折翼之鳥，歸巢觀望，我們開始不外出、不相聚，在一台使用虛幻傳播的機器上畫餅，讓一切生活秩序重新排列。</p> <p>果真人一靜下，便會開始對周遭進行觀察，不知不覺就逐漸在意平時不屑一顧的事，接著心煩，甚至對本來長期駐足的地方也會感到厭惡，果不其然，真實建於內在感受，色與空是一致的，住在房裡不如說住在心裡，隔段日子就得清一清，把灰塵擦拭、將所有凌亂的角落理一理，讓自己舒爽的再走下去。</p> <p>以是我和好友毛將地板刷洗乾淨，準備從陽台下手，逐一來「淨心」。其實陽台說亂也不亂，只是植物開的茂盛，彼此交錯，在欣欣向榮之際才顯得凌亂，它們是美的，只是有時優點疊一疊，矛盾與糾結就發生了，所以才需要花了點時間將它們逐一分開再修剪，因為在這世道，圓融得體的植物，才能讓我們這些俗人覺得賞心悅目，毛其實不太認同這個想法，因為她覺得百花齊放、自在自信的生命最美，但我認為生命沒有什麼自在自信，人生之所以與眾不同的定義，就是凡事有所牽掛與負擔，例如：「家」的距離。</p> <p>毛將角落的香水檸檬移到陽台中央讓我修剪，我試著想從他身上探索對自在自信的灑脫，於是我對他講述：「地理學上，總有一群人認為，所有目的地與起始點間的測量，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比例尺，因為他們覺得，只要有效避開最遠距離，就能得出相對完美的交通策略，所以，那群人總是勞心勞力的想要尋找最遠的距離，但我覺得這不必要，因為最遠的距離是家。」毛沒有否認，我知道他也是被束縛的，成長過程中那些利刃般的話語與拳頭一如這些樹上攀爬的藤蔓，藤蔓在爬的時候，樹總是覺得藤蔓是自己引來的，自卑到最終枯萎，他試著想對我轉移話題，「你看這樹藤蔓攀的張狂，我們要盡快幫它移除，不然它很快就會死去。」毛撥弄著香水檸檬，右手緊握剪刀在樹的周圍打量如何下手。我壓住她即將動作的手說：「你看吧！我們還是做不到釋懷的。你說，鏡子很髒的時候，人們並不會覺得自己的臉髒，別人隨口說出糟糕的話，我們為什麼會一直覺得糟糕的是自己？」我徐徐將目光移回到香水檸檬上繼續說：「這棵被藤蔓揪緊不放的，是我陽台裡曾經最大的一棵，但也因如此，受藤蔓的侵襲最為嚴重。」</p> <p>毛似乎意識到我的意圖，她放下剪刀坐到一旁的長椅說道：「你今天真的很奇怪，是又找不到回家的路嗎？像個小孩似的鬧騰！」然後長嘆一口氣接著說：「其實你說的沒錯，回家的路真的挺遙遠的，我有時也搞不清楚家的定義。」或許兩個相同處境的人相遇更懂憐惜吧！就像一個考試不及格的人給另一個不及格的人鼓勵，總比一個滿分的人給不及格的人鼓勵來的好，同個世界的絮語更讓人覺得對方是感同身受的。毛提議談談對家的看法，</p>	

結果我們都彷彿迷路的異客，儘管從人生的頭開始思考，卻一樣統整不出所以然，儼然還是那個總在回家的路上受霧遮擋而迷茫，遇到岔路就轉彎，踢到石頭就不敢再往前的孩子。我拿起剪刀繼續修剪，試著避開毛的眼神，那種跟自己兒時一樣的眼神：「毛，小時候老師常說，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；家，是避風港，是可以休息再出發的地方。但因為這些話語，所以在我長大的路程都找不到家了。」我喃喃道。

風停了，歸來的星星徘徊在月的身旁。時間宛若海水倒灌至上游，童年的岩石隨著漲潮的回憶之水浸透。父母的爭吵聲與碗盤破碎聲連同水流相融相雜在海馬迴裡，那個認知中休憩的窩，卻是一生中我們猶豫最久才敢踏入的所在。「小時候我在尋找家，因為覺得老師所說的家才是我真正的考場，而學校是休息的地方，上學的目的就是為了調適好心情，再回到家裡好好面對；長大後，有能力離開家，看大家都能放開枷鎖的束縛在外頭的世界遊走，我卻依然不斷的往回衝，因為他們說我是長子，應該這麼做。」毛愣了一下便在長椅上對我輕笑，她拿起我扯下的藤蔓把玩：「雖然說家不是一個人的，大家各司其職才能經營下去，但是你簡直像極了你的香水檸檬。」我不解的繼續我的動作，而毛開始裁剪一些大枝條，準備將它送去家中的田地栽下。「毛，你太小心翼翼了，枝條要大大的修剪，香水檸檬送到田裡的過程才不容易因為適應不良而死。」我這麼說道。毛將手中的剪刀交給我，一臉為難的說道：「我不敢啦！我怕他會被我剪死、剪醜，而且這樣到田裡又要重新長一次，很傷它耶！」我苦笑答道：「我大大的修剪再移到田裡，雖然它要重長一次，但這才是唯一長大的可能呀！所以說，放開來剪吧！」便將剪刀再次遞給毛，毛一臉難為情的望向我說道：「你不只像香水檸檬，更像是在剪香水檸檬的我。」我始終不明白毛的意思，於是接著我們都沒再說話，我也將角落裡的另一棵香水檸檬搬出並大肆修剪，刻意讓它彎向一個特定的方位，好讓我搬動它時不至於被遮擋住視線。「嘶！好痛！果然美麗的植物都帶刺。」看著滿身是刺的香水檸檬，我深知無論我如何拔刺，它都有可能在我搬運時突襲我一手，所以只能在過程這樣幽默的說，好讓我面對被刺傷的痛好一點。驚恐的毛連忙喊道：「你在想什麼，快點放下呀！」我抬著它，從葉隙間穿透望去，與毛相望的說道：「不行，我這麼痛，我怕等等大力放下就摔壞它了，我可以撐到一樓的。」毛依舊是那個表情望向我：「可你到底在不能放下什麼，難不成要讓它刺進骨子裡，然後痛到脊髓再來呻吟嗎？」隨著時間流逝，疼痛的指數已然飆升到眼眶，並隨眼淚釋放出來，我將香水檸檬往地板放，「我不是怕他摔壞嗎？」我極力的辯解道。毛用憤怒的眼神吼著：「你不是怕它摔壞放不下，你只是怕針拔離後，自己可能會流血、會抽痛吧！」

毛的話似乎一瞬間點醒了我，我的房裡何嘗不是正圈養一隻名為逃避的貓，看著挺正常的，也挺容易的，伴著牠，體會茫醉的和平，然後你在的痕跡融為一片水溶溶，逃避是無意識的，但我們都知道，離開囹圄，貓立斃。逃避的支持讓人在離開家時又立馬掛記起家，原來一直沒有處理的，不是回家路途的霧與岩石，而是那隻貓，因為世界都是一樣的，那條路的潮水是瓊遠幽藍融著的，是琉璃般易碎的曾經，記憶的扉頁，這般斑駁，似波西米亞的水晶杯，一碰即碎……，所以，人為了保護自己不要再次遍體鱗傷，於是會長了一身的刺，卻反倒將擁抱的人刺傷了，這個世界無法將刺拔的乾淨，有人會緊緊穿著，有人會再次生

長，但也有人會繼續擁抱，然後愛與恨便交融不清。然，找不到答案的我們，便會一世全然掉入這世界的愛恨情仇，在無奈間流離於喜怒哀樂的點滴。法國詩人繆塞曾云：「最美麗的詩歌是最絕望的詩歌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純粹的眼淚。」美是相對的，只要自己能拋開雲煙，脫離霧霾，我想，應該就能看見毛所說的自在自信吧！

其實那些拳頭的所受的傷沒有一直存在，但為何康復後，我依舊繼續待在家裡療傷，然後又被傷而傷，又想著再要拿出一生來療癒童年，在該放下香水檸檬、該勇敢修剪枝桠、該剪開貓的囹圄的年華下糾葛，再許下一個不被所傷的願。不該這樣的，雖然有些晚，但至少我發現了。

一週後，我們將香水檸檬搬到田裡，藤蔓在搬運到田的過程就逐漸脫落，毛笑笑的說出她平日慣用的口頭禪：「有沒有，生命總會找到自己的出口。」我簡單用表情答覆後掏出手機，取消了週末通往家的列車。放下以後，才發現，其實波濤洶湧的日子早就離去，眼前一切雲開見日、風平浪靜，港灣與港灣之間的岩石相互磨合千年，已不太會激起太過澎湃的大浪，他們可以擁有自己生活的節奏，兩個港灣就算沒有船隻停泊也能和平的相依相存，「長子號」的船不再永遠捆綁在碼頭。千年的港灣共枕在平淡的夜晚，隨著年歲離港的我，在孤獨中淬煉的幸福，漸覺，一切也挺好的！